

II

由對日抗戰 到台灣新故鄉的工程師

日本、天津、廣州、雲南，

劉其偉最後選擇落腳台灣。

在不斷掙脫生活困境的努力中，

他從一個乖戾的青年、茫然的軍人，

變成一個斯文的學者，

一個對藝術有夢想的畫家……

國立台灣美術館
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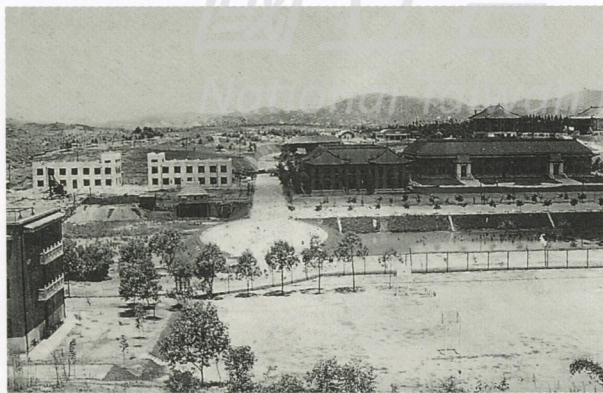


African Buffaloes
Old bulls are 270-280 cm long,
Height 170 cm, 750 kg weight.
The largest form, the Cape
Buffalo lives in the bush
& savanna from south Sudan
Ethiopia cross Eastern Africa
to the Cape Province

1937 蘆溝橋事變爆發。

悠遊的「中山」歲月，不再單身

畢業後的劉其偉，終於要回國了，年少離家的他，當帆再次揚起時，已經匆匆過了十六年。他壯志凌雲的站在船上，心思隨著海鷗飛翔，忽然看到遠方祖國的旗海飄揚，像是迎接他的歸國，他好不興奮，暗暗發誓，一定要發揮所長，貢獻祖國。一九三五年，劉其偉一回國，先在天津「公大紗廠」任職。過了兩年，轉往廣州中山大學，他是電機工程系年輕瀟灑的助教，在學術上更勤於耕耘。當他的第一篇研究報告在《工學季刊》刊登出來後，他真是手舞足蹈，樂不可支。他知道自己已漸漸的由少不更事的頑劣轉為斯文，



遠眺中山大學電機及土木工程系館 1937



位於廣州市郊的中山大學南門石牌坊 1937

他用心的學著做一個出色的中國學者。只是，人生美好的時光，總是特別短暫。時值對日抗戰，烽火漫燒，廣州已被日軍攻陷，劉其偉隨著學校遷往雲南激江。國難當前，曾經哺育他的日本，現在竟然是殺淫擄掠，無惡不作，他對日本的依戀轉變為震驚與失望，進而成為令他恨之入骨的敵國。劉其偉本著受日本大和魂薰陶的民族精神，決定辭去教職，投身軍旅，為祖國效勞。一九三九年他參加了抗戰的行列，成為軍政部兵工署第二十一兵工廠的技術員。這段最美好的「中山」歲月，就倏忽而逝了。

而中山歲月的美好，也在於劉其偉邂逅了一位畢生難忘的杭州美嬌娘，她是在中山大學圖書館服務的顧慧珍，亂世兒女，在戰亂烽火中成親，患難夫妻，感情更彌足珍貴。



劉其偉與顧慧珍的結婚照 1938

烽火中的新娘，沒有長紗禮服，沒有捧花，只是一身素樸的旗袍，眼神卻洋溢著幸福感。



新婚中的劉其偉與顧慧珍 1938



中山大學的教職員宿舍 1938

1939 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展開。

投身軍旅，成為兵工署軍官

●劉其偉的生命註定是要投入大時代的浪淘中去激盪，才能凸顯出生命的韌性。顧不得和新婚妻子聚少離多，劉其偉奉命到西南邊區和緬甸一帶的叢林，參與建造橋樑的軍事工程，及補給運送軍火，他和遠征軍一起在滇緬前線出生入死。玩軍火的工作實在非常危險，當時由駝峰將藥包、火藥、彈頭等軍火必需品，從滇緬邊界分批運入，裝好後再供給前線。綿延上千公里，艱險而崎嶇的滇緬山區，劉其偉經常穿梭在崇山峻嶺之間，從昆明往保山，再南下龍陵，進入緬甸的臘戍，沿途常見橫屍遍野，國軍夥伴殉難疆場，而他卻倖免於難。劉其偉卻在戰爭中獨具慧眼，看到另類的風景民情。他不但看到奇珍異獸，也

■雲南的少數民族

位於中國西南的雲南地區，由於特殊的地理環境，千峰萬川，「一山分四季，十里不同天」，少數民族分布其間，包括彝、白、哈尼、壯、傣、苗、回、納西、瑤、藏……等，至少二十四族以上，每一族又各有支系。無論語言、文字、服裝、風俗習慣、宗教信仰等，文化風貌多采多姿，有如活的歷史博物館。



抗戰期間的雲南

遇到傣、擺夷等西南少數民族，他驚豔於他們的熱情、自然，及絢麗的色彩，戰爭的冷酷無情，並沒有剝奪他去多情的擁抱少數民族，反而從中感受到人性的光與熱。劉其偉或許不知，一顆人類學的種子，已在他心中悄悄著根。

●一九四一年，劉其偉在軍隊駐紮叢林期間，被蚊蚋叮咬，一場嚴重的黑水病，使劉其偉沒有隨著軍隊南下，他被調到兵工廠，留在重慶市。戰爭終有結束的一天，只是拖得特別長。一九四五年八月，遲來的勝利終於來到，劉其偉在欣喜之餘，馬上又奉命，趕赴戰地，從事接收的工作。劉其偉不去寒冷的東

1945 日本無條件投降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。



戰爭仍在進行，劉其偉騎著馬在昆明的山地裡，遇到傣、擺夷等西南少數民族，從此不知不覺的在心中悄悄的種下一顆人類學的種子 1942

北，卻選擇亞熱帶的台灣，也同時選擇了自己的命運。

●一九四五年前的劉其偉，是逃債的小子，是留日的歸國學人，是軍人，只是他生命中不曾出現過美術，然而他卻對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及狩獵發生濃厚的興趣，促使他來台灣之後，繼續鑽研他的嗜好，開啓了他多項的探索領域，包括探險、藝術及人類學的研究。



雲南第二十一兵工廠的員工合照 1942
前排右起為劉其偉，及妻子顧慧珍抱著長子劉怡孫。



劉其偉是國軍兵工署技術員，常在中國西南邊區和緬甸一帶，建造橋樑軍事工程及修護軍車 1941



初抵台灣，劉其偉（後排右四）在板橋林家花園參加台電餐敘 1946

金瓜石的劉課長，最有群眾親和力

●一九四五年的最後一天，一架由上海起飛的飛機，載著劉其偉與協同國軍來台接收的美軍，安然抵達台北松山機場。劉其偉旋即被派至台電八斗子火力發電廠，擔任修護工程，半年後又派任為台灣金銅礦籌備處的工程師，兼工程

組機電土木課課長。選擇來台灣，而且住在降雨量高居世界第二位的東北角金瓜石，劉其偉的人生總是在風雨飄搖中走過來。

●通曉日語的他，與當地淳樸的台灣人，相處得極為融洽，加上他又沒有身段，常與工人一起幹活，共吃共喝，獲得員工們的一致愛戴。劉課長與當時中

央政府指派來台接收的其他官員，真是天壤之別，他雖然身為主管，位階高，卻沒有趾高氣昂的架勢。劉其偉的群眾親和力，使他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，一片喊打的亂局中，當地的本省人都主動來保護劉課長，他才得以逃過可怕的劫難。

●當大陸官方開始派遣軍隊，以武力鎮壓台灣時，劉課長一夕之間成為當地居民的救命恩人。劉其偉說：「所有可疑份子，一一被拖進來要我驗明身分，他們的生死，都在等候我口中吐一句話來決定。」劉課長見他們跪地求救，一一都放了他們。然而當時主動前來保護他

■金瓜石礦山

1890年，巡撫劉銘傳建造台北至基隆的鐵路時，在基隆河中發現沙金，溯河而上尋找，於1894年在金瓜石發現金礦。日據之後，金瓜石設定為礦區，一九三〇年代進行大規模開採，興建水滴洞十三層製鍊場，並招募大量大陸沿海「華工」，生產創紀錄，有亞洲金都之稱。戰後國民政府接收，成立「金銅礦物局籌備處」，1947年受二二八事件影響，金瓜石人為爭取「開放部分採金」，發生抗爭，造成死傷。由於礦源漸盡，台金公司於1987年收山，九十年的礦山繁華悄然落幕。

的台灣朋友，卻等不及劉課長的搭救，被搶殺身亡了，劉其偉至今仍耿耿於懷。

●戰爭，凸顯了人性本質中嗜血的兇殘，劉其偉才三十六歲，就已經走過了兩次世界大戰，又飽嘗了二二八同胞相殘的血腥恐怖滋味。人，究竟要多少戰爭，多少殺戮，才懂得愛呢？



金瓜石的劉課長 1947

劉其偉在金瓜石，擔任台灣金銅礦籌備處工程師，及工程組機電土木課課長，是最受員工愛戴、最具有親和力的長官，卻自稱「黃包車夫」。

1949 台灣地區實施戒嚴。年底，國民政府播遷來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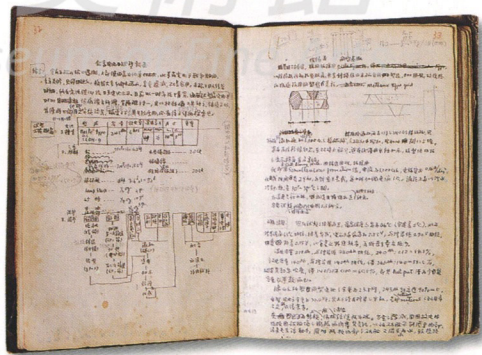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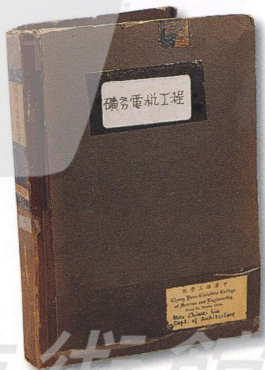
●金瓜石的夕陽、潮汐、漁舟，景色美如畫，天氣卻常常是大雨滂沱，劉家的榻榻米，常在一夜之間長出了草菇。濕雨的日子，終於隨著劉其偉調職台北的台糖公司，而一掃劉家心中的陰霾。

●劉其偉一直在現實生活中打轉，一九四九年台灣各地米價、物價暴漲，他雖然是台糖工程師，然而上有年長父親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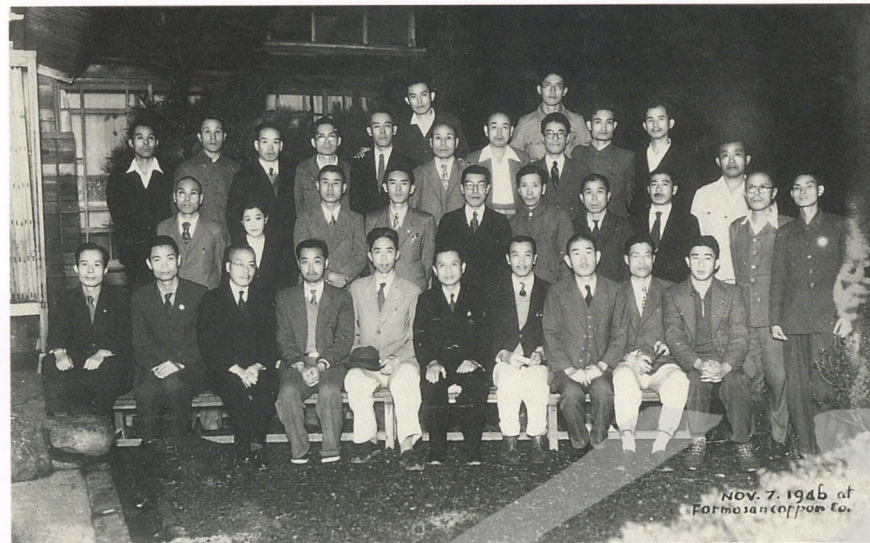
下有羸弱妻兒，一家三代五口，全靠他一人勉強維持生計。為了改善生活，自三年前他還在金瓜石擔任工程師時，就常在下班後翻譯電機工程文章投稿，也翻譯許多藝術文章，賺取稿費。生命那麼艱難，劉其偉是被生計所逼，不知不覺一步步接近了藝術。



劉其偉帶著長子劉怡孫，在水湳洞海邊玩耍 1946



劉其偉的電機工程筆記，這是他真正所學的专业



台灣金銅礦務局的同仁，前排坐者右四為劉其偉 1946 攝於金瓜石礦山

■台灣的糖業

蔗糖是清末以來台灣最重要的出口三寶之一。日本佔領台灣後，興建新式糖廠，引進全套機器，取代傳統人力，「南糖北米」成為台灣島上經濟的兩大命脈。土地肥沃，氣候宜人的台灣，所生產的甘蔗肥碩又甜美。一九五〇、六〇年代，每年出口量都在七、八十噸，而在七〇年代以後，台灣工商業蓬勃發展，耕地減少，台灣糖業才逐漸失去競爭力。甘蔗在民間社會中被當成是甜蜜的吉祥植物，在台灣的嫁娶中，不少人仍以甘蔗象徵從頭甜到尾，甜甜蜜蜜過一生。



小火車載著剛採收的甘蔗，將運往糖廠加工
五〇年代許多小朋友沒有玩具，常常用一條草繩玩起「火車拖甘蔗」的遊戲。繩子前頭充當火車頭一人駕駛，車尾一人，中間載許多小朋友，每人拉住繩子，穿梭大街小巷，還會發出「啾……汽——」的汽笛聲。



劉其偉於台南車路墩（仁德）糖廠留影 1954
在台糖擔任工程師期間，劉其偉決定投注於繪畫，常在台灣各地糖廠附近寫生。



出口三大寶——台灣蔗糖
一包包整齊齊依序排列的台灣蔗糖，正準備運往國外，成為出口的三大寶之一。

三十八歲才開始畫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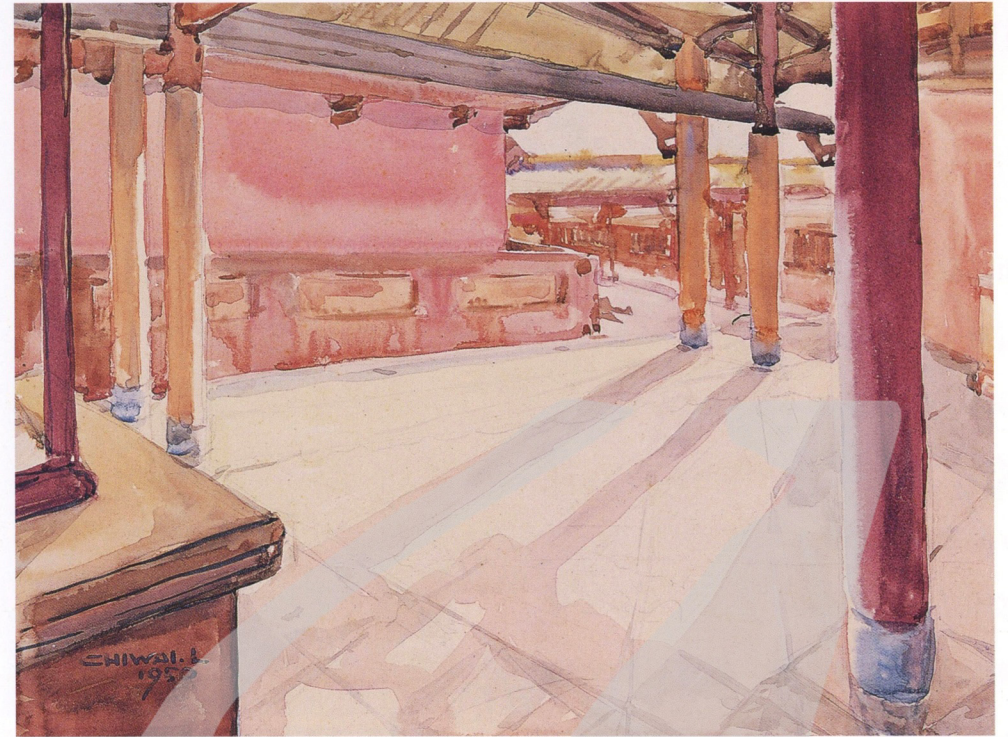
●「中山堂有個工程師在開畫展，你也是工程師，為什麼不也開一個啊？」劉其偉在一位早年留日同學的鼓舞下，不禁鼓起好奇心到中山堂去看個究竟。那個盛大而熱烈的場面，他驚訝極了，震撼之餘，羨煞了他，原來塗塗畫畫還可以賺更多的錢。那個盛大的場面，從此獨占他心中，成為他改善經濟生活的原動力。沒想到，看一場畫展就能改變全局，人生的際遇真如天上的浮雲，不可預料。「成為畫家」，這是個十分陌生的念頭，他以前從來沒有想過，然而急於尋找出路的他，決心一賭自己的未來，不要再像一條破船一樣，擱在岸邊，無人理會。第二天他趕緊從美術社買來全套水彩用具，開始在家中描繪起來。他也與那個工程師畫家香洪結為好朋友，並積極加入他們的寫生群，每到星期假日，他就推著單車，載著畫板，出外寫生。

●他勤奮作畫，分秒必爭，碰到難題，



劉其偉 榻榻米上熟睡的小兒子 1949
水彩·畫紙 16.8×17.2公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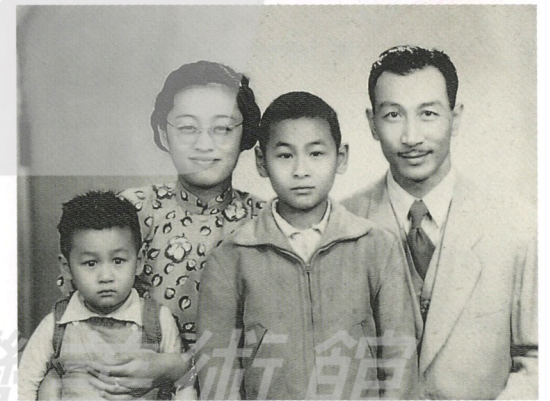
就向畫壇名家請教，練了靜物畫，又練人物畫，下班後仍手不停筆的畫。有一天他看見趴在榻榻米上，一動也不動睡著了的大兒子，正好成為他作畫的最佳模特兒。畫自己的親人，是最為真情流露了，這是他的第一張習作，他迫不及待的拿去給師大的馬白水教授看，只見他翹起了大姆指，吃驚的喊出一聲：「天才！」他高興的騎著腳踏車回家，居然不小心的摔到路邊的溝洞裡去。從



劉其偉 寂靜斜陽 1950 水彩·畫紙（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）

此這位無師自通的天才，信心大增，更加用功，出差時更帶著畫具，在台糖全省三十六個廠，到處寫生。

●受到鼓勵後的劉其偉，再接再厲，即使這條路上漫長而艱辛，他又不是學院的科班出身，又年近中年才畫畫，這些似乎都不利於他成為一位畫家，然而英雄那怕出身低、起步晚。放膽去做，一直是他的信念，他絲毫不退卻，非畫到完全透支不肯停下。因為他很清楚自己的不足，一直埋頭準備自己，把那不夠紮實的繪畫技巧填補起來。



任職台糖期間的全家福，右起劉其偉、長子劉怡孫、妻子顧慧珍、次子劉學生

●劉其偉自習畫以來，一直以他敏銳的觀察力，及天生對色彩的敏感作畫，當他在各地寫生時，常喜歡躲在人跡罕至的角落畫畫。這一年，一九五〇年，是他習畫的第二年，他到台南孔廟寫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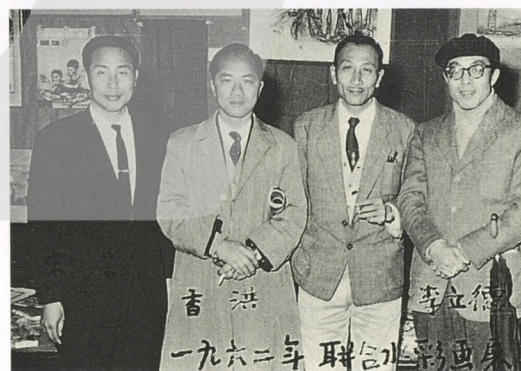
1951 劉其偉於台北中山堂舉辦第一次個展。

●他喜歡孔廟莊嚴、靜穆的氛圍。他倚著石階，在地上作畫，畫出一片朱紅色的廟牆，襯托著金紅色的圓柱，烘托出淡淡的、長長的夕陽斜影，也畫出心中寂靜、淒涼的感覺。畫完這幅充滿淒美詩意的「寂殿斜陽」，他把作品拿去參加第五屆台灣省美展，竟意外的入選了，不，不是意外，是「天助自助者」。「我高興得都不曉得要把獎狀放在那兒好！」努力加上運氣，他終於摘取了勝利的果實。

●劉其偉乘勝追擊，翌年，他開了首次個展，報上刊出了由陳慧坤、李仲生、何鐵華、郎靜山四人所寫的畫評，讚賞他用筆粗大活潑，色彩明快，有熱力感，個性的表現很強，不失南方人的獨創精神，也希望他能追尋繪畫的淵源和正統。習畫第三年，就開畫展，劉其偉雖然沒有學院背景，卻受到學院畫家的推介，這是他個人走入畫壇的一小步，往後他雖然工作繁忙，有時難以持續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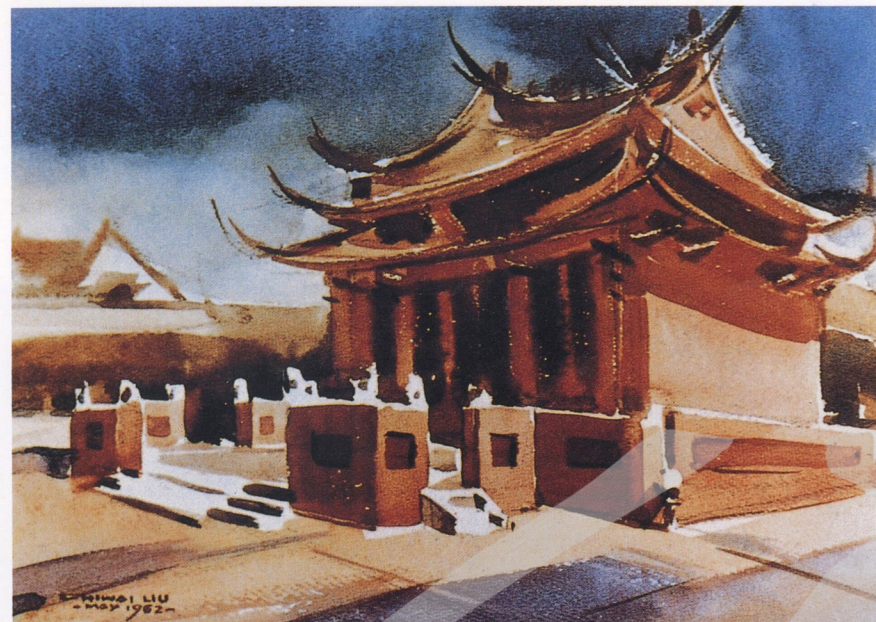
劉其偉在台北衡陽路的新聞大樓開個展 1960



聯合水彩畫展 1962

1959年劉其偉與香洪、胡笳、吳廷標組成「聯合水彩畫會」，他們常常舉行聯展互砥畫藝，這是1962年的展覽，自右起為李德、劉其偉、香洪、宋建業。

畫，但他仍與畫友組成「聯合水彩畫會」，年年參展，互砥畫藝。而畫畫之餘，他更不輟的翻譯，第一本譯著《水彩畫法》，是在藝文資訊貧乏的五〇年代台灣，相當可貴的一本譯作，這是一



劉其偉 台南孔廟 1962
水彩·畫紙 38.1×25.7公分

本初探水彩畫的入門工具書，翻譯自美國著名的水彩畫家奧哈拉（Eliot O'Hara），從技法到理論，解析詳實，是台灣第一本水彩譯著，影響了當時許多愛好繪畫的青年學子。而劉其偉本身，也正是靠著不斷的自修，閱讀及翻譯藝術原典而逐漸自學成功。

●依劉其偉耿直的個性，能夠在天天下班的台電、台金、台糖公營的政府機構工作，確實不容易。台糖工作了九年，他憑著良好的英文能力，轉任待遇較高的美國海軍駐台基地工作，一年後又到國防部軍事工程局擔任工程設計。他走遍了台灣各大小鄉鎮，除了勘查它們的軍事價值外，也飽覽了台灣各地的

鄉野風光，拓展了藝術的視野。最難得的是，他除了電機方面的專業外，在軍事工程的設計上，都是他晚上不斷自我進修，苦讀出來的專業。

●劉其偉就是憑著這股拼命的精神，在工程上，在繪畫上，不斷突破自己的侷限，把自己訓練成爲具有兩把刷子的能力。因而在一九六三年，他獲得了第一屆「最優水彩畫家」金爵獎，翌年，他以一個非學院出身的工程師，居然能夠躋身於大專院校，在政工幹校的藝術系教授繪畫。劉其偉的努力，真正應驗了他常說的一句話：「喜歡一件事，就不要當它可有可無，把它當一回事認真去做，就會得到專門的學問。」



劉其偉於台東馬蘭部落寫生 1950



劉其偉走遍台灣各大小鄉鎮，熱愛寫生，早年的水彩作品以風景為多。手不停筆，隨身攜帶畫具的劉其偉，正專心一致的寫生。當他知道畫畫可以改善他的經濟生活，而他又具有畫畫的本領，他就拼命畫了。畫畫與電機工程的製圖有何不同呢？電機工程圖，講求精確，是科技的圖，藝術卻不然，它不受拘束，是發揮想像力的創作。而寫生對劉其偉來說，是進入創作的一個過程。



劉其偉 激怒的鼻頭角 1951 水彩·畫紙 27.5×38公分 (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)



劉其偉 天祥長春祠 1965
水彩·畫紙 45×35公分



劉其偉 新店橋 1961 水彩·畫紙



劉其偉 春雨—景美 1960 水彩·畫紙 38.1×25.4公分